



## 明朝的那口井



林圣艳

开化县西南桐村镇有个小山村,古称桃林。宋·宣和年间(1119—1125),严氏先祖严锡览游至此,见此地青山碧水,翠竹万竿,于是举族从江山渡口迁入,遂得名严村。其后裔黟县知县严禄也隐居于此,至明·宣德末年禄子刑部主事严珊因执法无私,得罪当道,含冤罢官,回归故里后,修整田园,开山种竹,传道授业,潜心做个隐士。不料竟逢大旱,为抗旱救民,挖井觅泉。至今,留下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正统三年(1438),开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旱,从五月初至八月末,滴水不降。田地龟裂,溪河干涸,庄稼全都枯死。

为防灾情继续,严珊命家人将家中所有水缸都拿来储存饮用水。眼看灾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很多村民因无水喝而陆续生病,甚至威胁生命。为救村民,严珊命家人将家中储存的几缸水抬出屋外,赐舍给急需用水之民。然而所存之水有限,无法供应更多的村民。管家见状,忙跑到屋里向严珊乞求:“老爷,我们家七十余人,所存的那点水,自己家人都不够,千万不可再施舍于人了。”严珊立马打断了管家的话:“每人取水也不多,而且别看这点点水,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救命水,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村民渴死啊。”“可是,存的这点水,迟早是要取光的,眼看这天,一天比一天热,没有了这点水,我们自

己恐怕也要被渴死了。”听着管家的埋怨,严珊也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现在这种办法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他吩咐管家,命家里所有人都出去寻找水源。不过三日,水缸见底了,家人能找到的水源少之又少,这下可愁坏了严珊。

那夜,严珊为此愁思不眠,加之屋内炎热心里更是急躁不安,于是披衣起床,在屋里来回踱步。忽抬头,见堂中所挂的匾额上有“清泉”两字,想起曾有记载,说先人徙居此地时,屋前曾有旧池,名为泉井塘。“是否还能找到泉水呢?”想到此他赶紧快步走到屋外,逐步寻找。在屋前三十余步处,隐约见到一块凹地,虽依稀有点井塘痕迹,可上面满是干涸的沙土,夜风吹来,扬起了飞尘。他顺手弯腰拔起一根枯草,却发现草根带出的土壤略有些潮湿,在此田地干涸开裂的情况下,此处还能见到微润的土壤,着实不可思议。于是,他用手往下挖,越挖越见土湿,连忙回屋叫醒所有家丁,连夜挑灯荷锄,奋力挖至五尺时,突然清泉涌出,而且水质清冽,清凉可食,如琼浆甘露。“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大家喜极而泣,欢呼雀跃。

管家不知道这口井的水能流多久,他担心哪天会突然没水了。急忙命人把家里的水缸全部装上,叮嘱家丁“不可外

喧”。见此,严珊告诫曰:“做人应像这泉水一样滋润万物,利于它们生长,而不是和万物相争,何况人乎!要记住,人有百行以德为首。”管家知道老爷的为人,再看他那日渐消瘦的面容,也就不再发声了。同时,遵照老爷的吩咐,去通知村民们都来挑水。第二天,不仅本村民众都前来取水,就连邻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管家见此情形又欲上前阻止,严珊却对他说:“枯塘泉涌,这是上天恩赐。古人云:种德者须养其心,掘井者应护其源,我等应该为子孙,为后人,护下这口清泉。你快去请工匠前来修筑井池,以防污泥流入吧。”

三天后的夜晚,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倾刻便暴雨如注。当人们清晨来到井池时,惊奇地发现,清泉已注满了全井,而且水质依然清莹光冽。严珊见状,非常激动,连忙回屋铺纸,挥笔写下了《泉井记》,以晓示后人源深方能久旱不涸,德厚才可永泽子孙,这也是探泉水之源,觅做人之道也。

而今,严珊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那篇名著《泉井记》却永留史册,熠熠生辉。尤其那口泉井,已近600年的风雨沧桑,却依旧清澈甘冽,福泽着一方百姓。

## 隔代亲

黄娟

许久未回老家看看,有天晚上,父亲打了视频电话来,我接起后听到的第一句便是“快点让我看看大宝小宝!”父命难违,我只得乖乖地把手机递给女儿们。那头,她们兴高采烈地和外公描述着学校的有趣故事,偶尔表演下自己新学的才艺。视频里爸爸的声音时而高昂地喝彩,时而温柔地鼓励,一片其乐融融的和谐。这头,没有手机玩乐,也缺少聊天的对象,我只得安静地等在一旁,静默着,心底却总是有股酸味蹭蹭冒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好吧,我承认这是嫉妒了!难怪妈妈总说,爸爸做了外公就不怎么惦记女儿啦,反倒是对两个外孙女念念不忘呢,一个星期没见着就会想着要看看。

从有记忆的时候起,父亲就一直温柔细致的慈父,会在我手指被铁器刺破发炎时整晚不睡觉地照顾,也会在经济拮据时省下烟钱买我爱吃的荔枝罐头,送我到外地上大学时更是担心地流下罕见的男儿泪……小时候,老家仍有很多人重男轻女,对我们姐妹俩极为疼爱的父亲则显得格格不入。那时亲戚总是劝他再生一个男孩,父亲却置若罔闻,领了工资就给我和妹妹买糖吃,还很傲娇地说道:“我有女儿就行,女儿以后会更孝敬我!”

时光流逝,我和妹妹相继长大成人,但总觉得家里的父亲坚实如山,生活、工作上的大小烦恼都会在他跟前倾诉一番,然后收获足量的安慰。但不知何时,我渐渐发觉,父亲眼中的光有所转移,他手机里的屏保是外孙女做鬼脸的照片,每到寒暑假会主动上门接小孩去玩,毫无原则地买玩具和零食,碰见我严厉教育孩子的时候会和我红脸。甚至有一次,我回老家玩时没把小孩带去,父亲竟然一脸失望地摇头,还叮嘱着“下次一定要带来玩”。哎,隔辈亲,亲又亲,古人诚不欺我啊。但是为何呢?妈妈时常说:“你女儿长得太像你了,从长相到性格,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看着父亲分外用心地陪着孩子玩的场景,那点嫉妒的小心思瞬间蒸发。而立之年,时间总是不够用的,他要赚钱养家,要照顾父母妻子,要帮助亲朋好友,他总是绷紧神经,无法放松地享受生活,对孩子虽关心却无法分出更多时间去关爱。迈入老年之后,生活条件也愈加优越,他开始学会放松,用上了智能手机,逢年过节吆喝着要抢大红包,休假了也知道出门旅游,在面对隔代的孩子时更是全身心地投入照顾,纵使小孩再无理取闹,他的神情也是极为温柔和耐心的。我知道,他爱着我的孩子,仿佛重温着年轻时初为人父的喜悦;他陪伴着孩子,更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释放着年轻时匆忙奔波间无法挥洒的浓郁父爱。

长大的女儿羞涩,从未说过“我爱你”,但是父亲,您听到了吗?孩子们常常对您说着“我爱你”,那里面也有我的声音。



## 一辆老式“凤凰牌”自行车

张蓓

这是一辆当年由上海自行车三厂生产的“凤凰牌”28英寸男式自行车。

高高的三角杠、老式的车把手、黑亮的车身,当身高一米八的父亲不疾不徐地骑着它的时候,自行车总是“嘎吱嘎吱”地往前飞奔而去。

从小我就非常喜欢父亲的这辆自行车。因为不只是在自行车车架前管上有一个厚约一厘米的彩色“凤凰”商标硬牌,极富琳琅光泽,而且这个“凤凰牌”的标记,在车把、车架、车铃、链罩、曲柄等处,均有图案和文字出现。车把的正中,打有“中国上海制造”和“凤凰”的品牌商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有一辆这样的“凤凰牌”自行车,那是一个家庭生活吉祥富裕又美好的象征啊。

我对于父亲最早的印象,也是由这两“凤凰牌”自行车开始的。从小我就喜欢坐在他的自行车架上、靠着他,在自行车上看一路风景。每当我横坐在父亲的车前架上时,靠着父亲宽宽厚厚的肩膀,一路任由自行车左摇右晃前行,“叮铃铃……”洒下一路欢快的铃声。

童年的时候,记得每当日落时分,放学的铃声叮叮当当

刚飘落,我就会在校园里听到一串清脆的“叮铃铃……”声。“爸爸来啦!”我就立刻背上书包,飞出教室,去迎接父亲。父亲把我抱起,放在自行车架上、坐稳,一路按着铃,骑回家。

下雨了,我躲在父亲宽宽大大的雨衣里,眼睛只能向下望着。看着路上的积水被爸爸的自行车车轮掀向两边,我觉得非常爽快,有一种想下地拍手蹦跳的感觉。自行车的速度很快,我偶尔掀开雨衣看看外面:“哇!已经到这里啦!”

虽然放学回家这条路已经走过无数遍了。然而,每到下雨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新鲜。因为掀起雨衣会挡着父亲看前面的路,或者将父亲帽檐上的雨水抖落下来,模糊父亲的眼睛,为了骑行安全,父亲每次总是不让我的小脑袋探出来。父亲骑车很稳,无论雨多么大,无论路多么滑、多么泥泞,他都能稳稳地骑过去。一路上,叮叮当当,铃声在空气中回荡。爱,渗满车轮滚过的痕迹,印在我的心里。

上了中学后,班里陆续有同学会骑自行车了,我很羡慕。几次央求父亲教我骑自行车,每次总被父亲的一句“一个女孩子家骑个大男人的自行车成何体统”为由婉拒了。我只好偷偷

一个人趁着父亲不注意时,在院子里骑着“凤凰”的“三角架”,过过瘾。

那年的除夕夜,父亲忙着和母亲在厨房准备年夜饭的时候,我终于按捺不住了,偷偷把父亲的自行车骑出了自家小区的院子,直奔老开中操场而去。因为是除夕夜,沿街商店都关门打烊了,路上亦行人稀少,我的骑行一路畅通无阻。在校园里,我更是大着胆子在操场飞奔,虽然有时骑的路线歪歪扭扭、有时要踩满一整圈脚踏,我的双脚还不能够完全够得着,但只要我肯屁股离开车坐垫,站立在脚踏板上骑行,就一定没问题的。然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自骑行却仍然是以跌得“耳青鼻肿”“遍体鳞伤”为代价的。因为在校园里我只顾畅快地骑行绕圈、玩得痛快,并不晓得自己还不太会正确使用自行车的刹车。当我发现天色欲黑我该回家时,猛地一捏两个车把手,瞬间我就连车带人一起滚倒在了操场的跑道上了。

当父亲把我连人带车一起从开中操场接回家的时候,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亦没有责骂。而就是这一眼,让我看到了他眼里无言的心疼。

还清晰记得那年高考的那天早上,父亲执意要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考点。我说不,我

自己走路去!然后我俩互相沉默不语,但却彼此心照不宣。知女莫如父,他知道我偏科严重,高考数学对我将是巨大的压力。他轻轻地说:“好好去考就好!”没有给我更多的压力。最后他还是坚持要送我去,他坚持的理由是:让我节省点力气集中精力好好应考。

一路上,我坐在父亲老“凤凰”平稳的后座上,父亲坐在前面富有节奏地蹬车,两个车轮在路面上飞快地转动。迎面而来的是初夏的风,吹拂着我的脸庞和发丝,我轻轻把脸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望着身边穿流而过的熟悉的风景,想着高考结束后,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工作,我都即将离开家、离开父亲,离开一种叫着“亲情”的庇护去独自面对社会独自成长,我的喉咙忽然一阵紧,一种难以表达的不舍之痛已经穿越我的心头……



老自行车 资料图